

開發電子書 政府進退失據

蘇偉文 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政府選擇以電子書來應對書商，並非針對問題所在，而以五千萬元之數，更不足夠電子書的開發。要令教科書價格下降，就要令市場產生競爭，令書商的利潤降至合理水平，但這卻是說易行難，市場的大餅份額不足以養活眾多出版商，以致營運者不足。政府要馬上做的，就是完善教科書的送檢制度，使教科書的開發成本下降，從而令一些小型書商也有可能進入市場。



蘇偉文

最近政府在處理教科書一事上表現得進退失據，而這個包袱，自然也過戶至來屆政府，來屆政府要處理的問題又多了。教科書售價不菲是大眾的認知，利益申報，筆者也是一個家長，每年對着數千元的教科書費用也在發愁。但這個每年暑假裡都被炒作的課題，現在已變成傳媒例牌報道的材料，議員和官員只是對教科書價格表示不滿，所做的還停留在嘴巴講講和語言上的責難，卻沒有具體針對問題的解決方法。

只靠電子書難解書價高企問題

其實教科書售價已是長時間的問題，從筆者在中小學求學時已出現，可是政府卻沒有認真注視問題形成的原因，到現在打算以五千萬的資源投入，去開發電子書來對付書價高企，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一種以未來可能出現的遠水，去救現在的火。姑勿論這種遠水是否有

效，而一個可預知的情況，就是於來屆政府任內，假如只靠電子書，這個書價戰爭便會年復一年的出現。首先，我們理解電子書的本質。顧名思義，電子書是將書本以電腦形式儲備和開發，這是眾人皆知之事，可是一個大眾時常忽略的認知是，所謂書本只是一個載體。平常見到的紙張印刷的書本，紙張是一個用以裝載的媒體，用以記錄作者著作的內容，書本的靈魂還是在內容上。歷史上書本就有過不同的載體，從古代的甲骨文、布帛、竹簡，到後來的紙張，這些都是一種載體上的演變。換言之，書本的載體是會隨着時代改變而進步，可是書本最重要的是在內容上，不管載體如何改變，內容還是最主要的。在書本的成本分析上，許多人以為改用電子載體可以使教科書的售價下降，這是從書本印刷得美輪美奐上得出來的客觀感覺，可是書本印刷上所占的成本，卻並非最主要的部分，將載體從印刷改為電子化，只是將印刷成本降低，並不見得電子化後的書本便會便宜。大眾一個對電子書的誤區，就是簡單的以為只要將書本以電子掃描形式存檔，一本電子書便可大功告成。無疑這可省下印刷成本，但這卻忽略了商業上所謂的產品分異的銷售策略。因為真的是以掃描形式變成的電子書，在本

質上和以前的影印本沒有兩樣，對電子書的開發來說，這不是最有利的策略，因為電子書真的可省下印刷成本；而要讓電子書有其獨立的生存空間，自然要令其價值比印刷載體高，電子書也會因應本身的優勢，例如可以多用不同的跨媒體形式去印行書籍，或是在不同的作業平台上多開發不同版本，結果這些附加價值往往加大了成本，原因是增加了功能的成本會轉移到用家身上，電子書售價也不會便宜到哪裡去。

完善送檢制度 減低開發成本

再者，從成本上分析，書本售價最大的結構，並不單單是書商的利潤，其他無形成本同樣重要，當中以開發成本、作者版稅和監管成本的比重不少。要撰寫一套教科書並不是易事，除了文字創作的付出外，還因為要切合市場和課程要求，要花的精神和心血也不少，在書本的開發上的成本自然不菲。要回收這些成本，就要從收入着手，可是香港目前每級的適齡學童只有五萬多，相比以前高峰期卻有十多萬學童，適齡學童減少了，中小學也給殺掉不少，這也解釋了為何以前以前有十多萬家教科書出版商存在，而現在卻只剩下數家，每一個書商可以分到的份額也自然有限。要回收開發教科書的成本，就要在總收入上打主意，既然在

數量上不能有成本規模，書商便會在價格上考慮，結果教科書的售價很難下降。要令教科書價格下降，就要令市場產生競爭，令書商的利潤降至合理水平，但這卻是說易行難，因為正如前面所述，市場的大餅份額不足以養活眾多出版商，以致營運者不足，局限了競爭的力量。所以就要在其他教科書成本上着手，而政府要馬上做的，就是完善教科書的送檢制度，使教科書的開發成本下降。目前書商要出版一套教科書，要經教育局評審，當中的成本不少，例如書商為了應付評審而要增聘人手，也增加了額外的支出。假如政府在評審制度上可以優化，書商的開發成本也可降低，從而令一些小型書商也有可能進入市場。而政府選擇以電子書來應對書商，並非針對問題所在，而以五千萬元之數，更不足夠電子書的開發。筆者預見的情況是，這五千萬元的電子書開發種子，會給各方機構以不同名義去申請用掉，但卻不會有多大的成效。筆者不是先知，而會作出這樣的一個預言，理由是身邊已有人在磨拳擦掌，準備去好好「配合」政府的電子書計劃，「好好」的利用政府提供的五千萬元。經濟學有所謂尋租之說，即在制度內找尋方法去謀取私利，五千萬元是一個很好的尋租溫床。



搞事無罪 執法反有罪 是何道理?

卓偉

希臘會否退出歐元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汪魏

立法會昨日開會由於碰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主席曾鈺成為免因議員遲到而流會，決定推遲開會半個小時。立法會開會時如果不夠30名議員列席，會議便需流會，嚴重妨礙議會運作。主席既負有主持會議之責，因應情況推遲開會時間以免流會，本屬正常。一般公司在掛風球或碰上暴雨信號的日子，考慮到員工上班困難，在上班時間上都有一定酌情處理，這是體恤職員的做法，從來沒有聽過會有職員對此表示質疑。但昨日反對派議員卻反應激烈，批評是偏袒建制派云云。

反對派的批評相當可笑，有關決定針對的並非只是建制派議員，因為昨日受天雨影響而遲到的也包括一些反對派議員，在客觀效果上主席此舉確實是保障議會不致流會，說明主席的決定合情合理。而部分反對派議員又質疑主席無權推遲開會。根據《基本法》75條，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開會時間，既然現時有實際需要，推遲半個小時開會究竟有什麼問題？反對派一邊缺席會議製造流會，一邊又批評主席推遲開會的決定是有政治動機，究竟誰才是有政治動機？

事實上，反對派議員的過激反應，不過是借題發揮，藉此攻擊主席執法。日前主席引用《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終止反對派的拉布發言，粉碎了反對派拉布癱瘓議會的圖謀，引起搞事者的極度不滿，於是才借故對主席找麻煩。反對派的表现，就如一

班搞事分子，故意將車子停泊在交通要道，堵塞其他車輛前行，受到其他司機的怒斥指罵，道路上響號不停，經過一番擾攘後，交通警終於到場驅趕了阻塞的車輛，恢復了道路的暢順。但搞事司機眼見陰謀失敗，反而遷怒於交通警，不斷對他找麻煩，發洩私憤，意圖令交通警動輒得咎，將來不敢果斷執法。

現在反對派等人就如這些搞事司機一樣，發動拉布令立法會的法案審議嚴重塞車，議會運作動彈不得，曾鈺成身為立法會主席，有責任來確保議會運作，處理反對派的拉布鬧劇。現在拉布結束了，反對派不反省自身，竟然遷怒於依法裁決的曾鈺成，於是一宗黃雨風波，一張簡單無關的紙條，也成為反對派陰謀論的創作素材。按反對派的邏輯，事件的始作俑者黃毓民、陳偉業之流不用負一點責任，配合拉布的反對派議員也是無錯，反而是執法的曾鈺成是有政治動機。這不啻是搞事者無罪，執法者反有罪，有這樣的道理嗎？

反對派議員又批評主席破壞了規矩，但《議事規則》又何來拉布的規定？黃毓民、陳偉業之流濫用修訂程序，才是真正的破壞立法會規矩，損害議會正常運作，為什麼反對派不去批評他們，不敢仗義執言，還要或明或暗的協助拉布，意圖癱瘓議會，究竟誰在破壞議會不是一清二楚嗎？反對派利用一些雞毛蒜皮小事來攻擊主席，根本就是顛倒是非，蠻不講理。

元區存在巨大風險，龐大債務怎麼辦？通過本幣貶值就一定能提高經濟競爭力嗎？

從歐盟角度看，希臘已是「疾病纏身」，把這個「病人」請出歐元區，可以避免無休止地給這個無底洞投錢。但另一方面，希臘退出對歐元區的打擊有多大？代價有多大？會否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這些目前都是未知數。從區域經濟角度分析，希臘退出歐元區將對歐洲央行、私營金融機構和其他歐元區國家等各方面帶來嚴重打擊，其中其他歐元區國家借貸成本將因各自國債市場受連帶影響而上升。若希臘退出歐元區，僅對法國一國來說，該國納稅人可能會損失664億歐元，僅銀行業的損失就高達200億歐元。因此，至今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在內的歐盟領導人都不鬆口，認定希臘要留在歐元區，呼籲歐洲共克時艱。

希臘是一個風向標，其主權債務危機如何解決將對歐元區的前景、歐洲一體化進程乃至世界金融格局產生影響。人們希望，歐洲能盡快為希臘開出「藥方」，同時也要避免因為希臘債務危機的惡化而導致更大的動盪退出歐元區的幾率在增加。但從另一方面看，希臘要退出歐

停拉布責無旁貸 反對派錯估民意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次拉布鬧劇終於收場，但有幾個經驗卻值得總結：一、在現時《議事規則》沒有明確限制拉布之下，立法會主席有權亦有責去阻止拉布癱瘓議會的行動。二、面對反對派愈來愈激烈的政治抗爭，建制派必須打出隊形，敢於果斷還擊，不怕硬碰硬，才可化被動為主動。三、反對派不要錯估民意，市民最關注的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任何故意阻撓干預政府施政的行動都不可能得到市民支持，最終自食其果。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引用《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終止辯論，會議隨後進入表決程序。雖然，估計要全數表決黃毓民、陳偉業提出的1306項修訂還需要幾天時間，但至少令到拉布戰不會再沒日沒夜的延續下去，立法會亦可「暫時」恢復正常運作。事後反對派大發雷霆，始作俑者的黃陳兩人狠批主席判決不公，一班反對派議員也聯署批評，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不過是政治抽水成分居多。黃毓民早前已經大肆宣揚眼疾，早有鳴金收兵之意。公民黨、民主黨等因支持拉布被打得焦頭爛額，民意急瀉，也巴不得拉布早日結束。現在主席一錘定音，對反對派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建制派釜底抽薪反制拉布

筆者早前已提出，要應付反對派的拉布戰，必須釜底抽薪。什麼是釜底抽薪？就是

與反對派玩真的。他們要拉布，就通宵達旦的陪他們拉布，大打消耗戰。只有建制派顯示出不惜一戰的決心，不怕硬碰硬的氣勢，才可以化被動為主動，重新奪回主動權。確實，當建制派提出通宵開會之後，黃毓民等人立即後退，他的眼疾在這個時候突然復發，不是沒有原因的。而其他反對派看到建制派玩真的，也迫得他們要走出台前聲援。如果說開始時民主黨、公民黨還不敢明確說支持拉布，當建制派全面動員之後，兩黨也唯有立即歸邊。一開戰，面具就得脫下來，讓市民看清楚公民黨、民主黨之流的虛偽投機。

正是由於建制派敢迎戰，才為主席決定終止拉布辯論創造了條件。事後雖然受到反對派批評，但大都沒有理據。目前《議事規則》沒有限制拉布之法，主席自然有一定酌情權去處理，難道當反對派年累月的拉布，而主席卻不能行使權力解套，導致行政立法陷於僵局？因此，在《議事規則》沒有明言，而形勢確實相當緊急之下，主席運用權力停止拉布絕對合理。這也間接說明由始至終，掌管拉布成敗的人並非黃毓民、陳偉業，也非人多勢眾的建制派議員，而是負責執行議事規程的主席，他既有權判定有關修訂是否與法案有關，要不要交到立法會辯論；到拉布處於進退維谷之時，他也有權在規程中作出決定，例如縮減發言時間、通宵開會、定出表決死線，以至終止辯論等。只要主席用好手上權力，反對派的拉布伎倆其實不足為懼，相信經過這次經驗後，反對派要濫用修訂程序，大打拉布戰將更加困難。

阻止拉布 主席至關重要

目前反對派仍然口硬，黃毓民說未來審議

政府重組架構法案時會再來一次拉布，聽到他的說話最擔心恐怕並非候任特首，而是反對派議員。這次議員出缺替補的拉布戰，已經令反對派議員受盡口誅筆伐，最新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市民不認同拉布，反對派議員民望全線插水，說明反對派在拉布上是錯估了形勢。當黃毓民、陳偉業提出過千項修訂時，反對派議員認為可以炒熱議題，在立法會選舉前製造另一次大型的政治運動，於是或明或暗的支持拉布。然而，當民意了解到拉布浪費大筆公帑，並嚴重妨礙多條重要法案的表決，甚至連新一屆政府的重組都可能受到影響時，民情開始大幅反彈，認為反對派議員再一次禍害香港，並勾起市民對港珠澳大橋及外備居港權官司的憤恨，激發民意的反彈。反對派佔不到拉布偷雞不成蝕把米，反而導致民望急挫。

由於反對派談判形勢，看不到市民對於政治對抗的煩厭，並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急市民所念，早日落實各項政綱，故千方百計要扯立法會後腿，扯特區政府後腿，是名副其實的損害市民利益，這種拉布怎可能得到市民支持？這也是黃毓民、陳偉業的拉布最終一定會失敗的原因，就算主席不中斷辯論，在民意壓力下，反對派最終也會向民意低頭。現在黃毓民等還說要在政府重組法案上再來一次拉布，引起的民憤將較這次出缺拉布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立法會選舉前夕如此逆反民意，黃毓民顯然是靠害反對派。是的，激進反對派不必在意中間選民的觀感，只要百分之十的極端支持者沒有流走，黃毓民和陳偉業的議席應沒有問題，就算再玩一次拉布又如何，但民主黨、公民黨則恐怕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了。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美國不斷與一些國家舉行的聯合軍演，已經成為刺激和膨脹某些政客擴張心理的「催情劑」，與菲律賓的聯合軍演是這樣，與李明博的軍演也是這樣，和沙特等中東國家的軍演亦是這樣。由於軍演完全按照美國人設計好的計劃和藍圖進行，設想「敵人」都是糞蛋，毫無反抗能力，聯合軍隊則總是發發「命中」目標，槍槍「打中」靶心。軍演使政客嘗到的是「時代英雄」、「一代英雄」和「當然領袖」的甜味。而心理惡性膨脹的政客則像瘋子一樣，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自美國「重返亞太」以來，菲美已經舉行了數度聯合軍演。今年4月21日，美菲「肩並肩2012」聯合軍演進入高潮，美國和菲律賓士兵在叢林中擺出各種英雄姿態，讓西方記者拍照。總統阿基諾三世則專門登上去年底從美國海岸警衛隊購入、已經服役44年的「漢密爾頓」級巡邏艦上高調接見記者。菲律賓和美國的聯合軍演就像催情劑一樣，令阿基諾目空一切，竟公開煽動菲律賓民族激進分子連連製造事端，他們火燒五星紅旗，抗議「北京侵犯黃岩島」，企圖配合美國將南海的水攪混，從中漁利。

軍演催化阿基諾心理惡性膨脹

害怕北京實施經濟制裁

菲律賓2011年GDP為1500億美元，僅為香港2438億美元的60%，跟深圳市生產總值差不多，外匯儲備不到600億美元，而外債總額則超過600億美元。阿基諾三世上台兩年來，政績平平，失業率一直在25%上下徘徊，人口不到1億的國家，失業人口竟然達到900萬人。由於阿基諾家族目前壟斷着菲律賓所有經濟命脈，貧富差距又連續拉大，民眾對阿基諾政府表示強烈不滿。阿基諾為了轉移視線、緩解矛盾，在美國「重返亞太」和「肩並肩軍演」的催誘下，竟然有膽量不顧自己的經濟實力要搶佔中國島嶼。

中國目前是非菲律賓第三大貿易夥伴，受惠於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菲律賓對華貿易近年保持高速增長，去年進出口增長都超過百分之二十。中國和菲律賓的貿易已經成為菲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菲律賓政府卻不懂得珍惜，企圖在黃岩島問題上挑戰中國底線。就在今年年初，菲律賓工部官員曾經表示，菲律賓將調整出口方向，把出口重點從美國轉向中國和其他已簽訂自貿區協議的經濟體。據馬尼拉經濟官員披露，黃岩島事件發生後，他們非常擔心的是北京對菲律賓實施經濟制裁，讓多年的努力毀於一旦。

政治腐敗軍事實力有限

菲律賓是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民眾對馬尼拉政府的不滿已經達到極限狀態。歷屆總統上任前總是高喊打倒腐敗，上任後卻又因為腐敗被打倒。阿基諾三世也是這樣，上台前聲稱一定要根治腐敗，上台後，又讓家族公司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腐敗政府已經導致菲國反政府武裝高度活躍。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是菲律賓國內主要反政府武裝，現有1.2萬名武裝人員，一直謀求在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地區建立自治政府。菲律賓政府曾經數次全力圍剿，但結果都是無功而回。由於政府軍力有限，阿基諾三世去年底不得不與反對派武裝在日本秘密會談，成為國際笑柄。

菲律賓現役部隊僅為12萬人，沒有一架像樣的戰鬥機可以參與戰鬥，海軍雖然擁有120艘艦艇，但基本上是過時貨，要與中國軍事實力完全是不自量力。據世界軍力排名網「全球火力」披露，菲律賓的飛機全部屬於舊貨，只能供訓練使用，戰鬥力為零。艦艇也是美、英、法等國家的淘汰艦船，潛艇一艘也沒有。其軍事實力不要說和中國比較，即使在東南亞國家中，也是落後的。阿基諾三世敢如此囂張，一是誤判「已經得到了美國的庇護」，二是因為和美軍的聯合軍演衝昏了頭腦。